

设计单位 刘宇扬建筑事务所  
建筑师 刘宇扬

# 北京西店记忆文创小镇

## Beijing Cidi Memo iTown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地点 / 北京朝阳  
设计 / 2015—2016 年 / 竣工 / 2016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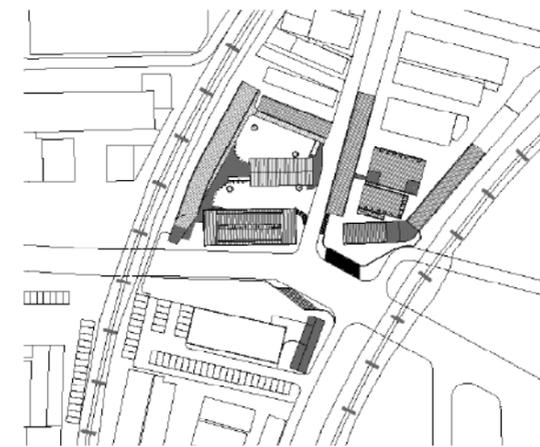
Architects Atelier Liu Yuyang Architects Architect in Charge Liu Yuyang Design Stage  
2015—2016 Completion 2016

业主 北京梵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设计团队  
李宁、车佩平、吴亚萍、廉毅宁、杨珂、车进、罗坤、王满聆  
结构顾问 上海源规建筑结构设计事务所  
灯光顾问 十肆照明设计

基地面积 5500 m<sup>2</sup>  
建筑面积 6300 m<sup>2</sup>  
结构形式 钢结构

摄影 夏至 (除标注外)



总平面 请标注路名

- 1 车站内院弧形墙面和鲨鱼鱼鳃状的窗
- 2 紧挨铁轨的西店文创小镇
- 3 A 区展厅前匆匆而过的工人们

西店记忆文创小镇位于北京东四环与东五环之间，原始基地是被数条铁轨所割据出的一块城市边缘地带。文创小镇的总建筑面积预计为 14 万 m<sup>2</sup>，业主希望通过引入文化创意类产业来激活片区。作为最先介入的建筑设计方，刘宇扬建筑事务所承接了其中作为展示区的建筑改造设计以及销售中心室内设计的工作。

展示区共分为 3 部分，A 区为销售中心以及设计酒店，B 区样板房区，以及 C 区餐饮区，共计约 6300m<sup>2</sup>。设计前期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在不变建筑投影轮廓线的前提下，对既定的、错综的仓库空间进行梳理，提高容积率的同时营造空间质量。设计策略上采用了“接骨”与“疏筋”的方式。将紧挨的几栋楼连结，重构连结体空间，植入公共功能，作为活化区域的“心脏”——例如目前被称之为“车站”的这个空间。

“车站”作为销售中心功能与空间的延续，主要用于商务洽谈。西侧幕墙与项目中轴铁路紧邻，9m 挑空，随着一列火车从长条型的厂房窗外呼啸而过，银色拱顶的车厢意象呼之欲出。

钢结构作为改造、加建项目首选的结构策略，在设计上也提供了很大的创作空间。通过对标准拱顶屋面的不同组合变化，团队还设计了销售中心大穹顶及其中悬浮的夹层。纯白的钢结构、悬浮的夹层作为销售中心室内的灵魂，在室内设计中通过灯光设计、吊顶材料进一步被戏剧化。银色的吸音板吊顶被几组射灯逐层洗亮，夹层下亚克力格栅吊顶结合照明，为高冷的建筑空间注入了梦幻的艺术氛围。

弧形的元素同时被贯穿到了立面及门窗洞口的设计之中，为粗犷的原始的土建肌理注入一种早期工业产品特有的人性化与精致。

立面材料构成自然延续了原始结构与新建钢结构，砌体与幕墙对比的构成语汇。设计上采用黑洞石、青砖、红砖强化原始砌筑墙的厚重与粗犷，加建部分采用不同透明度的幕墙形式，从深灰钢板、阳光板到玻璃，再而过度到银色拱形的金属屋面。[N]

< 文 / 刘宇扬建筑事务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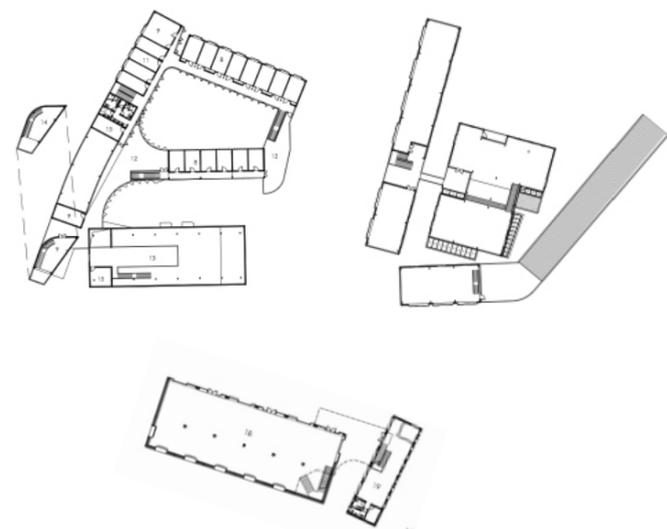
4 酒店内院多种材料的对比，玻璃幕墙、红砖、深灰色钢板与银色波纹钢板屋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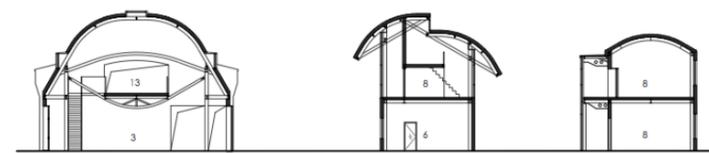
5 车站内院北侧建筑，阳光板和玻璃幕墙  
6 从B区二层看向A区屋顶 (摄影：朱思宇)



一层平面



二层平面



A区剖面



B区剖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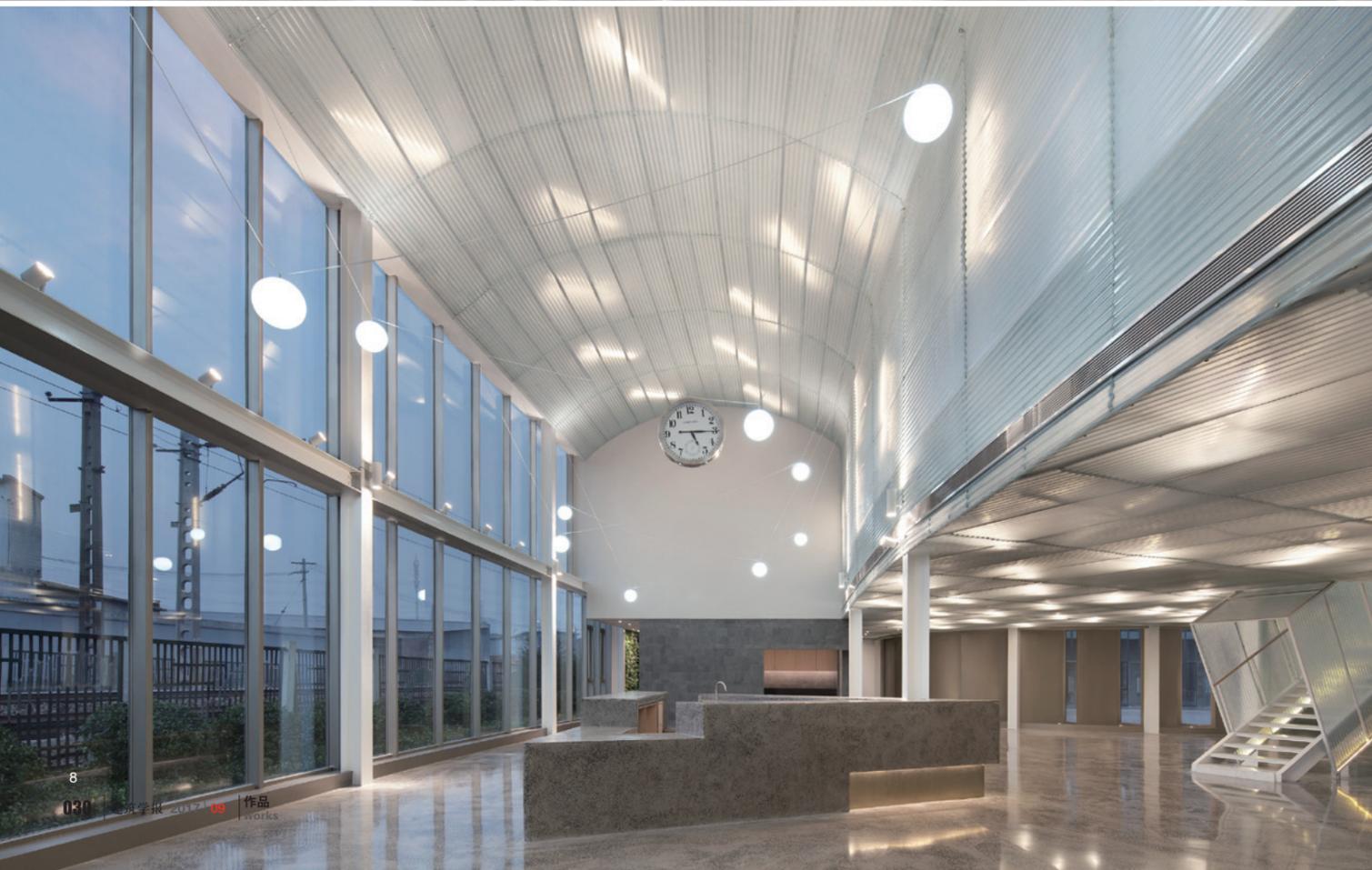
剖切位置 Zone B Sec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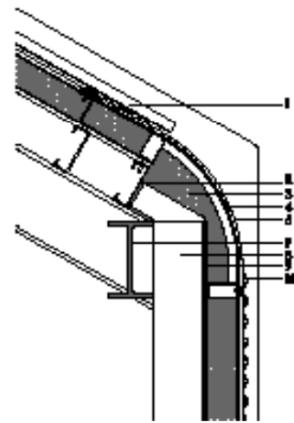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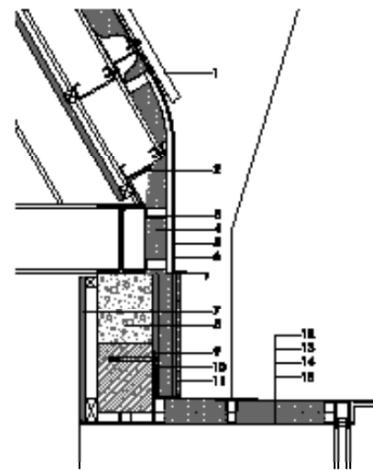
7



8



B区檐口详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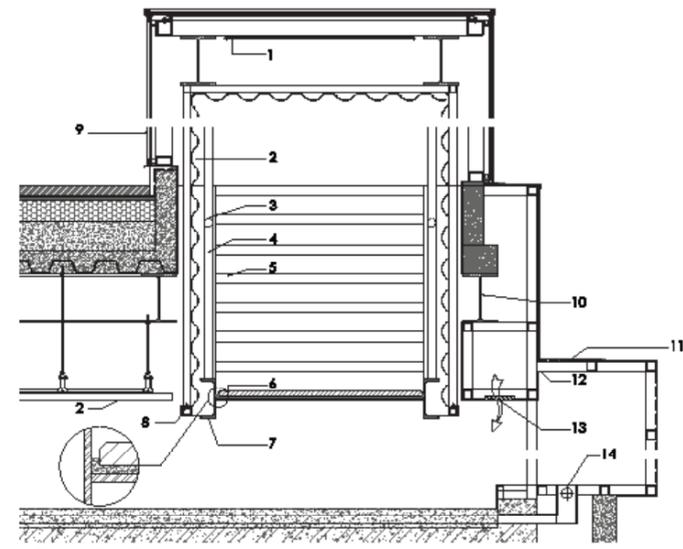
A区展厅天窗详图



9



10



A区楼梯剖面详图

- 7 纯白的钢结构、悬浮的夹层是销售中心室内的灵魂
- 8 核心空间“车站”
- 9 晶莹剔透的楼梯，像是穿行于《星球大战》的未来世界
- 10 A区展厅夹层空间和远处的塔楼

# 入世的设计

## ——副标题

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

[范文兵]  
Fan Wenbing

作者单位

上海交通大学建筑系(上海, 00 邮编 00)

收稿日期

2017/08/18



1 聚落的日常

### 1 普通中的不普通

刘宇扬建筑事务所 (ALYA) 设计的北京西店记忆文创小镇启动区项目(以下简称西店项目), 面临如下设计条件: 1) 摸着石头过河的商业开发——一个受到现行农村集体土地建设用地政策限制下的商业项目, 从整体到微观, 功能定位一直游移, 但又需要快速设计、快速建造、快速开业; 2) 存量时代的改造设计——对一组村建旧厂房进行改造, 不是出于历史保护原因, 而是由于现行法规要求新建筑必须在“已有旧建筑外轮廓内”操作不得越界; 3) 无特点、有缺陷的基地——城市快速蔓延过程中, 被各种新旧要素包围、穿越, 地处城市边缘, 无个性、无特征、无规划, 每隔 5 分钟就有火车驶过周边的基地。上述条件, 在中国当下建筑设计实践中非常普通 (generic), 每个建筑师或多或少都会碰到。但当我在建成的建筑群中漫步、体验时, 却感受到一种明显的“不普通”感。仔细想来, 这种不普通感主要来自于以下两个对比。



2 提示“厂房”历史的屋顶与红砖



3 新加“火车站”体块



4 历史、现实、未来的交织

第一个对比, 是与近年来国内占据大幅专业期刊版面, 一系列偏文化、教育类的“明星建筑作品”进行的。这些作品的基地、客户、资金条件通常较为优裕、特殊, 大多呈现为一种“经典现代主义的”“教科书原理般精准的”“基于建筑本体逻辑展开的”特征, 特别在“建构”(Tectonics) 领域的结构、材料、建造等方面的探索, 尤为集中。刘宇扬的这组建筑, 空间、形态、材料语汇复杂多变、不求统一整合, 用材、建造、加工普通平常、直接坦率, 整体呈现出一种“片段组合、多样共存”的状态, 提示出一种“自下而上、杂而不乱”的“聚落日常”, 让人有一种“不仅可以工作消费于此, 同时也可以生活于此”的感觉(图 1)。

第二个对比, 是和大部分“商业文创改造类设计”两种常见作法进行的。一种常见作法是旧建筑外部基本保持不变, 室内完全让用户自主改造; 一种是设计师以创造某种特定理念(如某种小镇风情、某类创意空间……)为目标, 全新打造。刘宇扬的作法介乎两者之间:

有在对基地深刻理解基础上, 对旧有因素的保留、再现、强化, 如那些沿着旧建筑外轮廓, 重新建造的、露出结构骨架的弧形金属屋面, 以及保留的原始红砖墙, 既完成了商业建筑标志性需求, 也明晰提示出早先“工业厂房”的历史(图 2); 也有设计师围绕基地周边定时出现的火车, 融合自身生活经验提出的“火车站”概念而新增加的空间(图 3)。这种新旧交织的设计, 帮助使用者在工作、消费的过程中, 体会到基地真实历史、现实与设计理念三者之间, 共同唤醒的一种日常中有历史、平凡中有惊喜的“场所感”(sense of place, 图 4)。

### 2 全过程的“控制+弹性”

以一个完整的设计与建造过程来看, 一般来说, 设计任务的委托方即客户, 在“过程前端”(prophase) 提出的要求, 往往不是设计成果最终的具体使用者, 即处于“过程终端”(anaphase) 的用户之所需。这使得设计师发生在“过程中端”(metaphase) 的行为及成果, 往往失效。

在中国当下普通的设计环境中, 常常被专业工作者“悬置”, 或假设为定量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客户等“前端”因素, 极易发生变化, 并对一个建筑的最终完成起到决定性作用, 事实屡屡证明, 前端解决不好, 中端再多努力也会失效。处于中端的设计师主动介入前端及终端, 不仅有利于预想设计效果的完善与实现, 也有利于突破(舶来)经典教科书寻找当下的“原创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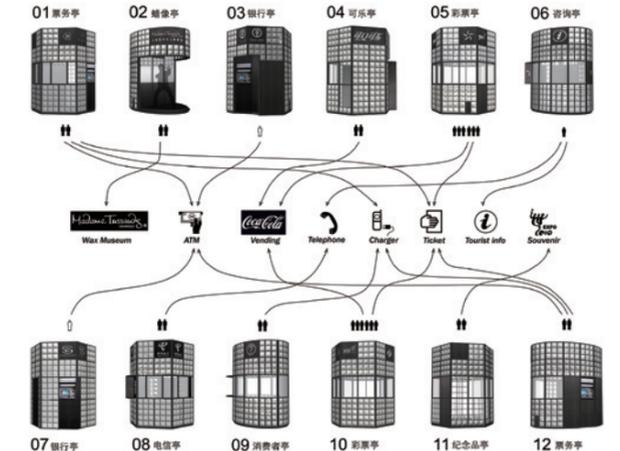
设计的不确定性问题在西店项目中表现得非常突出。客户具有相关文创、商业开发经验, 但在这个村属地块, 如何在规范控制下(不超出旧建筑投影), 创造有特色的利润空间, 如何招商运作、找到对口的使用者, 一直处于极大的不确定之中。刘宇扬采取了一个基于前端客户需求(program), 指向终端用户具体使用的“控制+弹性”策略。具体而言, 就是通过不同层面的物理实体建造, 实现完全控制、潜在引导、相对放开几种不同程度的控制力度, 以应对建筑功能的不可预测性。

1) 完全控制部分, 主要集中在公共部分。第一个是精致完整的外轮廓(立面、屋面)系统, 满足商业项目对整体新形象的需求; 第二个是建筑单体之间露天、半露天、不同标高的公共交流空间, 景观设计也随之细致完成(图 5); 第三个是内部公共空间部分(目前的接待大厅、展示中心, 未来小镇公共活动空间, 包括咖啡厅、休息厅等)。这些一步到位的部分, 从商业运作流程上说, 是最早可以确定的, 与物业管理模式也能相互配合, 设计师借此部分在形象、气氛上迅速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 为后面进一步的设计与开发, 定下基调。

2) 潜在引导部分, 主要集中在一系列关系的处理上。设计师通过明确各建筑体块的出入口位置、上下楼梯位置(建好预制钢梯)、室外已建成公共空间与相应室内空间呼应定位等手段, 对一些重要的公共活动部位、景观朝向进行提示, 试图引导未来不同用户彼此之间,



5 完全控制的不同标高的公共空间  
6 潜在引导的空间  
7 依照预制楼梯和二层平台引导, 已入住客户做的二次装修



8 南京路步行街行人服务亭

以及用户自身内部在流线、空间、视野等方面的走向。用户真正入住时进行二次装修时，或多或少都会受到提示影响，一些具有城市设计意味的规则，就这样潜移默化中得到实现（图6、7）。

3) 相对放开部分。有几处建筑的招商一直游移不定，设计师主要控制“外轮廓+内部结构框架”，以保证建筑聚落整体意象、尺度的控制，其余留给使用者后期自行发挥。

全过程的“控制+弹性”策略，相对于只关注前端与终端的模式，可以更好地实现设计者控制下的空间、形态、建构等本体品质，相对于教科书中只关注中端的模式，针对性强、切实有效。刘宇扬在2009年上海南京路步行街行人服务亭设计中，由于“前端”清晰，曾采用过关注“中端”的“控制+弹性”策略，在基本框架、建造、风格不变的前提下，通过一些部位灵活构件的变化，设计出了12种既统一协调又灵活多变适应“终端”不同功能“城市微建筑”（图8）。

### 3 包容式的因地制宜

2015年，在上海一片堆积着大量建筑垃圾及土方，杂草丛生的“废地”上，刘宇扬将废弃的建筑垃圾填充石笼构筑成景观墙体，设计出了一个容纳运动休闲、社区游憩及环保教育的上海滨江爱特公园（图9）。

将这一从表面上看颇具1961年由英国艺术评论家劳伦斯·阿洛威定义的“垃圾艺术”（Junk Art）意味的设计，投射到刘宇扬的研究、

教育与设计经历（他专门研究过城中村），我不仅看到了当代概念艺术的影子，更看到了亚洲文化传统中“对话式的、包容式的、非生命的、平和的，而不像亚伯拉罕宗教那么极端、排他、拟人、激烈”<sup>[1]</sup>的理念影响。刘宇扬在西店项目中，眼里没有正常/非正常、常规/非常规之别，对基地日常中的一切（或高大上经典、或庸常无聊卑微）都非常敏感，采取了一种无分别心平等对待的开放方式，“去神圣化”“去污名化”，经过陌生化处理实现灵活转化。

1) 设计过程中的兼容并蓄。对北方最常见的普通厂房屋顶形式，进行了类型学的提炼与演绎，形成建筑形象特点（图2）。对普通、廉价材料，如阳光板、波纹板、水磨石等进行不同组合，产生独特效果（图10）。对每5分钟基地周边出现火车这一看上去不利因素，进行符合用户特性的叙事空间创造。对原有两堵锐角墙体，通过不同窗户的处理，形成了看与被看的趣味角落（图11）。

2) 建造过程中的随机应变。原设计有完善的屋面排水系统，客户认为北方雨量不大自由排水即可，迅速调整屋面设计的完整性表达（图12）。北方地区对立面保温层作法的规范要求，成为独特立面的作法依据（图13）。

3) 对常规建造技术采取精细提升与容错两种不同的控制方式。施工队由当地人负责管理，技术起点不高，在希望呈现精细度的地方，利用已在多个项目中使用过的细部处理，借助程式化机械加工方法，

帮助普通工人迅速上手达标（图14）。在个性化操作影响较大的地方，预留容错空间，如工匠对水磨石技艺不熟练造成的失误，将错就错成为创造独特地面肌理的机会（图10）。

### 4 弱形态，强场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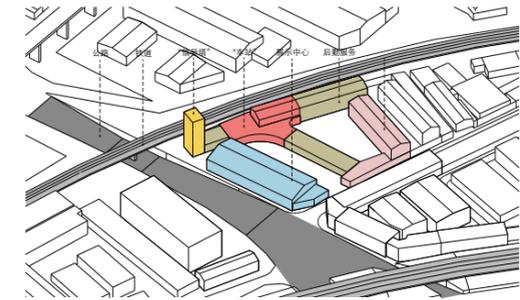
2017年，日本建筑师伊东丰雄评价平田晃久看上去“不具备20世纪近代建筑所最追求的那种形的整合性”的太田市美术馆时说，“我觉得现在绝大部分的建筑师还在试图用20世纪的美学或者几何学来设计和评价建筑。那种固有的、静态的观念是否还适合我们这个时代？我对此是持有异议的”<sup>[2]</sup>。

西店项目也有“形态整合性弱”的特征，我始终无法找到，今天建筑图像消费时代已成为标配的，从某个重要视点望过去的“标准照”（image）。但刘宇扬的原因与平田晃久不一样。平田是在“东日本311大地震”灾后重建中，学到了一种“一边同用户探讨生活及需求，一边创作建筑的方式”，逐渐生成弱形态，主动放弃对静态经典形态的追求。而刘宇扬则是由于两种设计思路的矛盾所致：一个是希望做出形态整合的现代主义思路，一个叙事法控制下的片段场景组合思路，后者在建成中起到的效果，大大超越前者。

刘宇扬用具有强烈个人经验与文学意味的叙事逻辑，以“火车站”为概念，借助蒙太奇组合，将基地现实特征与主观意象相互叠加，塑造出了一系列具有感染力的空间场景（图15）。每个空间场景的氛围、细部、功能，每个建筑体量的隐喻（圆屋顶隐喻厂房，高体量隐喻信号塔……），既有对基地周边环境的精确呼应，也有设计师从自身经历中提炼出的对“火车站”的理解：有年轻时看贾樟柯电影留下的中国内地三线县城车站印象，有教书时调研香港车站（TOD模式）负载多样性活动的理念，有家庭小孩对于火车站出发去新世界的想像，有对导师库哈斯的致敬……。刘宇扬个人的经历、阅读城市与文学的深度，决定了这些空间场景感染力的厚度与强度（图1），让我在进入之时，被深深打动。

从导圆角的细部、基于拱形母题的几种屋面，以及新建元素中最用力的下拉悬索结构，都清晰表明了刘宇扬在形态控制上倾向于整合。即使面对普通材料，采用机械加工，他仍然会追求斯卡帕那种匠人般古典意味的精致细部，而他的老师库哈斯在处理“当代普通材料”时，显然更追求一种简易粗糙感。正是在这一点上，即对古典精致的追求（他2016年在上海五原路办公室改造中，就有很多类似细部），使得刘宇扬在设计逻辑的自洽性上（材料与建造的匹配度）出现了断裂。这在中国现代性与当代性同时起作用的21世纪的建筑实践中，并不是个案。

但我认为，在刘宇扬在内心，还是更侧重直接影响使用者心灵与感官的场景塑造。2006年，他在设计东莞玩具厂上千名工人出入使用的简易打卡亭时说：“在周而复始的生产过程中，排队经过打卡亭



15 “火车站”的叠加  
16 东莞玩具厂打卡亭

的数分钟时间可能是工人一天中唯一接触室外环境的机会……通过打卡亭的一瞬间，偶然的见到亭与亭之间的玻璃隔断因阳光反射所造成的视觉重叠现象，这与他们日常工作毫无关系，却又带来生活中唯一的变化或惊喜”（图16）。

文章题目叫“入世的设计”，行文至此，概念已非常清晰，即针对当下社会现实，结合具体专业实践，尝试用建筑学或本体或外延手段，解决现实中真实问题，并最终指向具体使用者（日常）使用的设计。设计者在此过程中“批判性”与“包容性”两种态度如何呈现，如何将思考逻辑与设计逻辑配合，非常关键。

刘宇扬之所以会在职业生涯中始终采用这样直面现实、关注具体使用的设计策略与方法，我认为应该与他做记者的父母，在美国本科时读社会学，以及研究生时期在哈佛设计学院（GSD）师从库哈斯等经历有关，他曾说过，“如果建筑师所关心的问题不具有一定的社会性，那么他所创造的城市与建筑便不会是合适于这个社会的城市与建筑”<sup>[3]</sup>。

### 参考文献

- [1] 梁永佳. “亚洲价值”能够拯救现代性吗? [N]. 经济观察报-书评, 2017.
- [2] 郭屹民. 21世纪建筑梦想——与伊东丰雄的对话 [J]. 建筑学报, 2017(7).
- [3] 刘宇扬. 实验城市——建筑教育与城市状态 [J]. 时代建筑, 2007(3): 38.

### 图片来源

- 1, 3, 6, 9, 10, 13: 朱思宇摄影
- 2, 4, 5, 11, 12: 夏至摄影
- 8, 15, 16: 刘宇扬建筑事务所
- 其余图片均为作者拍摄



9 上海爱特公园 10 普通材料组合出不普通的效果 11 锐角旧建筑轮廓的趣味化处理



12 自由落水后强调屋面的完整性 13 保温规范下推导出独特立面 14 细节精致的窗户外